36 翡翠項鏈

傑克把車停在斜坡腳下的路旁。這一帶的住宅，家家都有略微傾斜、寬闊而昂貴的草坪。當他踏上和車道平行鋪設的大石板時，注意到石板上有些需要修補的小洞。屋旁的車庫裏，一部新式的凱迪牌汽車正探出半截身子，車後部的擋泥板已被撞裂，撞痕上的斑斑紅鏽，表示它在被撞後很長時間內都沒有修理。草坪看來還是不錯，但還需要更細緻的整理。草坪上有一把舊的羽毛球拍，裂開的框用膠布粘貼。由這一切看來，丹福爾一家要維持生活，已經比較拮据，捉襟見肘了。

丹福爾太太爲傑克打開了門，她身穿比基尼泳裝，一條色澤宜人的大手帕半裹著頭，面對眼前這位身穿西裝的陌生來客，儘管她的聲音溫和高雅，但傑克仍能聽出她盡力掩飾的一絲疑惑，「請問，您找誰？」

傑克作了自我介紹。丹福爾太太投給他一個略現不安的，卻又愉快的微笑，兩眼瞅了一下他的雙手。

「你是來送支票的？」

「對不起，夫人，我不是。」

「哦，當然不是。」她像懲罰自己似的咬了咬嘴唇。

「搶劫案發生後，不會這麼快就獲得賠償。」

他可以看出她頭腦中的思想活動很激烈。她的兩眼現在投射到了他的口袋上，神色有些驚恐，不過，她的聲音仍透出愉快。

「不會是你們已追回被劫的珠寶了吧？」

「對不起，夫人，沒有，我們沒有追回珠寶。」

先是鬆弛，後是驚慌，兩種情緒交織混合在一派純真迷人的掩飾下。

「可是，我不懂，那你到這兒來做什麼？」

「您先生在家嗎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可以和丹福爾先生談一談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請您跟我來。」

她領著他，穿過屋子，來到後院的游泳池邊，在穿越房間的過程中，傑克瞄到餐廳裏的短茶几上有一疊賬單，最上面的一份，蓋著刺眼的「逾期未納」紅色印章。即使他先前不知道，現在也明白了自己該如何對付丹福爾夫婦。他們所做的一切顯然並非由於貪婪的本性，而僅僅是生存的需要。

「丹尼？」

起初，傑克並沒有看見丹福爾太太在和誰說話。丹福爾先生穿著短褲，正在洗游泳池。他爬出泳池，上了院子，擦乾淨手，和傑克握了握手，然後瞥了一眼傑克遞過去的名片。只那一瞄，臉上的微笑便被不安的警覺掃得無影無蹤。

「保險調查員？你是來調查上次我們被搶劫的案子？」

「正是如此，我想和你們談談，關於你們申請賠償的事。」

「當然可以，我想我們最好坐下來，那樣更舒服些，坐在這兒，喝點兒什麼？啤酒好嗎？」

「好，謝謝。」

「我去拿，丹尼。」丹福爾太太說。

傑克注意到丹福爾太太臨走之前投給丈夫一個警告的眼色，丹福爾先生微微點頭。傑克微笑著，和丹福爾先生談週末的天氣和交通狀況。

丹福爾太太回來了，手端一個盛有啤酒和玻璃杯的托盤，放在一個打有遮陽傘的桌子上。

「現在，關於我們申請賠償的事有什麼問題？」丹福爾先生一邊問，一邊看傑克將手伸進口袋，從裏面掏出一份剪報。

「一位匿名者寄了這份東西給我們，郵戳是本地的，信封上沒有找到指紋。」

當丹福爾夫婦在閱讀這份報告時，傑克兩眼死死地盯著他們。

故事內容傑克記得很清楚，細節也很明白：兩位持槍蒙面大盜，強行進入了丹福爾夫婦的住宅，發現只有丹福爾太太在家，他們強迫她打開保險箱，交出珠寶首飾。這一部分沒有問題，問題出在被搶劫的珠寶清單上。他知道，當丹福爾夫婦看到匿名者所圈起的「翡翠項鏈」四個字時，他們會有反應，尤其是在讀到匿名者在剪報旁邊批注的幾個字時。那幾個字是：「這是胡扯。」

丹福爾太太臉色慘白，而丹福爾先生則滿臉通紅，他們看到末尾，然後，丹福爾先生聳了聳肩，將剪報遞還給傑克。

「對這件事，你要我們講什麼？」

「人家的『胡扯』，是不是胡扯？請等一等，在你回答我的問題之前，讓我先作一兩點說明。我必須坦率地和你們講，當我們接到你們的賠償申請時，在賠償之前的第一個想法是，要肯定這是不是你們自導自演的搶劫把戲。人們經常自己搶自己，其案件之多，令人吃驚。不過，你們的這件案子，我們尚不表示懷疑。」

「謝謝！」丹福爾先生雖然費力地吞了口口水，但聲音依然很乾燥。

傑克皺了皺眉頭。

「是的，我們知道有那麼兩個人，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，或是躲在哪兒——因爲他們太狡猾，但我們認得他們的做法，這並不是他們第一次搞鬼。不過，使我們迷惑不解的是，爲什麼他們要寄這張剪報給我們。」

「你說這份剪報是一位匿名者寄來的，那麼你怎麼又肯定是他們寄的？依我看這是一個無聊透頂、專門沒事找事的人做的。罪案對於無聊之人的吸引力，就像糖漿吸引蒼蠅一樣。」

「那倒是真的，不過瞧瞧它的語氣，假如我們假設這份剪報是歹徒寄來的，事情會顯得更符合情理一些。不過，假如真是歹徒寄來的話，事情就變得很有趣了。假如事實不是那樣，爲什麼他們會那樣說？他們沒有理由對他們所犯的罪撒謊，如果我們逮到他們的話，無論翡翠項鏈是不是贓物，他們也要被判同樣的刑。」傑克瞇著眼睛看丹福爾夫婦。

「爲什麼一位無聊透頂的人要加害你們，在你們的賠償申請上開玩笑？」

「無聊透頂的人還需要理由嗎？」傑克歎了口氣。

「讓我就另一個觀點說明一下，我是憑我多年的工作經驗而言的。我發現，有些生意不景氣，或者在股市運氣不佳，或者家裏有人患病，開支日益增加的人，或者純粹是貪婪的人，在遇到不幸時，往往想向我們公司撈回大部分的損失。

「不過，基本上，人都是比較誠實的，他們在慌亂之中，急於報案，往往多報一些，事後呢，雖然領悟到報失的東西實際上根本沒有失竊，因爲是人，他們羞於承認他們在慌亂之中所犯的錯誤。

「我的任務有一部分是給人們改正錯誤的機會，在我警告人們謊報和將錯就錯就是犯罪時，我總是向他們保證，無心的錯，在正式申請賠償之前改正，不算犯罪。

「當然，假如改正得太遲的話，他們必須面對這樣的結果，好像他們是處心積慮，有意欺詐我們。我無意嚇唬你們，你們瞭解——我只是公事公辦。」

「我們瞭解。」

「好，那麼現在留給我們的唯一事情就是，請問二位，是否想重新修正被劫物品的清單？」

丹福爾夫婦互相看了對方一眼，然後，丈夫將椅子向後推，挽起妻子的手臂，以悽楚的神情看著傑克。

「讓我們私下說句話，好不好？」「當然好。」

丹福爾夫婦默默走過後院，傑克善解人意地朝向另一個方向，不過當他舉起酒杯喝啤酒時，他依然可以在杯子上看出兩個扭曲的人像。

當丹福爾夫婦返回桌邊時，丹福爾先生努力用嘴角作了一個古怪的微笑。他說：「是的，我們要改正被劫物品清單，搶劫案發生的當晚，我在城裏過夜，辦公室工作忙到深夜的時候，我經常那樣。那天早上我把翡翠項鏈帶出去，想找珠寶商多鑲幾個什麼鑽石上去，給我妻子在結婚紀念日一個驚喜。

當我妻子打電話告訴我發生劫案時，我所關心的只是她的安危，兩個歹徒逼迫她開保險箱，但沒有傷害她。我忘記告訴她，我已取走了項鏈。一直到我明白她將項鏈列入被劫物品清單時，她已把單子開給警方，並且見報，我想改正已經遲了。」

「項鏈呢？」丹福爾先生的兩眼閃爍不定。

「我沒有送到珠寶商那兒，它還在我的公文包裏。」他的臉漲得通紅，「我最好放回保險箱。」傑克點點頭。

「沒有關係，我說過，這時候的改正都是受歡迎的。」說著，站起身來告辭。

丹福爾夫婦手挽著手，目送著傑克離去。

當傑克駕車離開時，他回頭望了一眼他們，對他們揮了揮手。

傑克在公路旁的一個電話亭邊停車，當電話有人接聽時，他說：「唔，我讓他們講真話了，不出所料，項鏈一直在他們身邊。當然，他們說是疏忽。不過據我推測，丹福爾先生可能帶著項鏈到城裏去出售或典當。他留在城裏頭過夜，準備第二天上午再到當鋪或珠寶店轉轉，碰碰運氣，當他妻子告訴他被搶劫的消息

時，對他們而言，不言而喻是個意外的收獲，他們也就決定借此混水摸魚。」

說到這兒，他對著話筒微笑。

「他們害得我們互相猜疑，這使我很生氣，你想想，我們看到報紙上的物品被劫清單時，我們互相猜疑、生氣。好在項鏈就要回到保險箱裏。夥計，等著我們的是去度一次假，你什麼時候準備好，我們什麼時候出發，我隨時恭候大駕。」

----------(完)